

佳节

## 冬至如年情更长

□胡曙霞

天井的蜡梅爆出一小点黄时,冬至就该到了。阳光划破纽扣一般的花苞,蜜蜡似的黄瓣瓣满金色的酒。憋了许久的香,从花苞中轻手脚地起身。幽暗的堂屋,恍然变亮,玻璃瓦漏下的光柱中传来奶奶缓缓地呼唤:“霞儿,包饺子啦!”

抬头望了望天,澄澈如镜,冷冷风从透蓝的天,瀑布一般倒下。几只麻雀扑棱翅膀,慌忙地飞。竹篱笆,野草花,木子树下最后一叶片。捡起覆霜的红叶,缩了缩脖子,跺了跺脚,朝屋里跑去。

屋里,人语喧嚷,灶火烈烈。一锅沸水咕嘟咕嘟冒泡。母亲与奶奶坐桌前,一个擀面皮,一个包饺子。

白胖胖的饺子,像肥肥的月牙。奶奶的手将擀面杖滚得滴溜溜转,圆圆的饺子皮在擀面杖的碾轧下又薄又透,拿一张,贴近眼睛,几近映出母亲的影。母亲面带微笑,慈爱如佛。绿韭菜,五花肉,剁得精细,放入料酒、酱油、盐粒、碎姜,搅拌均匀。

摊开饺子皮,将其匍匐于掌心,挑一撮馅,卧在皮中央,拎起饺子皮的边缘,用指尖捏、拢、聚、折,一个漂亮的饺子在母亲的掌心亭亭玉立。

大锅里的水摇出一串串细碎的泡泡,最中间的地方喷出硕大的水花,饺子下锅啦,白色的小鸟一般,跃入沸水,浮浮沉沉,沉沉浮浮。

轻轻的话语,一句,一句,闲闲地落;袅袅的热气,一缕,一缕,慢慢地飘。白瓷碗,蓝莲花的勺,一碗冒着热气的饺子送至手中。

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来,来,来,大家一起吃吧!”母亲的话语,一句一句开成花,在冬至的节日里荡漾。

“冬至大如年,过了今天,霞儿大了一岁。”奶奶一边揩去我嘴角的汤汁,一边笑盈盈地说。

“大一岁了呀!”我嘟囔着,满嘴的饺子在口腔里喷香打滚。那时,我盼长大,恨不得一下子长到十八岁。等到真的长大了,却又无比怀念小时候,怀念小时候的冬至。

如今的我,也过冬至。响晴的天,嘎嘣儿亮。除了包饺子,还要准备糯米、赤豆,蒸赤豆糯米饭;也买羊肉,熬热腾腾的汤,撮起唇,吸溜一口,烫人得很;还煮汤圆,芝麻馅的,甜得腻人。现在条件好,想吃什么都行。冬至,所能想到美食,一一煮个遍,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

我想念奶奶的呼唤,想念母亲的念叨,想念爷爷说冬至过后便是数九寒天。

是啊,一九,二九,三九,四九……刀子一样的寒流藏在日子里,却不怕,有家人暖洋洋地照看着,大冷天的天,也能烘出一身汗。

想着,念着,脸上淌过蜜蜡一般的笑。这笑,有着蜡梅的色,蜡梅的透,蜡梅的泽,涂过蜂蜜一般,一朵,一朵,是甜,也是香。

“冬至过后,日头一天天长了。”谁的话语轻轻落在耳畔,驮起天边的云,盈盈地飘过,飘过。

亲情

## 冬至回家吃饺子

□董凤霞

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在家乡,冬至仿佛就是专为饺子设立的,这天,无论贫富,家家都要吃上一顿饺子。

饺子,对现代人来说,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饭,而在小的时候,物质相当匮乏,煮饺子一年也难得吃上几次,更别说肉的,只要不是大的节日,想都甭想。

记忆中离冬至还有很多天,我就开始天天盼着吃饺子了。冬至这天,一向节俭的母亲,显得格外大方,总要精心为全家包上一顿香喷喷的饺子。碰上下雪天,村里没卖肉的,母亲就让父亲步行十几里,到集市上把猪肉买回来。我放学还没进门,就已听到咚咚咚的剁馅声,在我的心里,那声音比音乐老师弹奏的琴声还要美妙。

母亲很会包饺子,不仅样子好看,味道也很鲜美。我常常天真地想,母亲一定是施了什么魔法,要不然,包出的饺子咋会这么好吃!

有一年,母亲生病住了院,眼看着离冬至越来越近,母亲的病还没治好,我心里很难过,为母亲的病,也为冬至注定吃不上饺子。冬至中午放学回到家,桌子上盖着一只大盆子,我小心翼翼地揭开盆子,居然是饺子!一看就是母亲的“杰作”。我兴奋地跑到厨房,母亲不在,我找遍了家里的每一个房间,依然没能看到母亲的影子。

直到母亲出院,我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,冬至的前一天,母亲就缠着医生要求回家。母亲说:“明天就是冬至了,孩子都小,不会包饺子,我得回去给他们包饺子。我这当母亲的,这一天不让孩子吃上饺子,是失职呀!”医生被母亲的话打动,最终给母亲批了一上午的“假”。

自从参加工作,冬至这天,我再也没有吃上母亲包的饺子。因为忙,冬至的饺子,我都选择到餐馆吃,也亲自下厨包过两次,但无论在哪,总感觉没有母亲包的饺子好吃。

前几天,母亲打来电话,说,邻居送了几斤羊肉,她和父亲没舍得吃,放在冰箱里,让我们今年冬至一定回家,她给我们包羊肉饺子吃。我鼻子一酸,眼泪夺眶而出。我已经闻到了饺子的味道,那分明就是母爱的味道。

# 冬至 暖情

岁寒又冬至,温情暖心头。俗话说:“冬至大如年,人间小团圆。”冬至这天,回家吃饺子,是我们深入骨髓的“眷恋”。那月牙样的饺子,包裹着爱的馅与幸福的音符,化成浓浓的温情,储存于我们的记忆与味蕾,跨越时光与地域,温暖着我们的扉扉。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新的季节轮回即将开始,充满了希望和憧憬。严冬既已光顾,春天也就不远了。

——编者

心曲

## 幸福音符锅里漂

□裴永谦

过去,每每到了冬天,我家的第一顿饺子就在冬至时。饺子是北方人最熟悉的食物,也是最具有象征性的食物。以前待客最好的礼遇就是包顿饺子,它不像面条来得那么随意,有肉有菜,有正式款待的意思。从地窖里搬出一棵大白菜,在厨房里乒乒乓乓有节奏地剁起来,那声音里透着喜悦,就像过节了来串鞭炮,热闹才是待客的感觉。父亲跟客人在客厅里聊天说话,就着简单的凉菜,小酌两杯。等饺子包好了,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,冒着面包不住的香味,摆在桌子上,一句“饺子就酒,越喝越有”,于是大家笑着,又碰杯喝了起来。那时,日子虽然清苦,但每个人对好日子都充满了憧憬。

喜欢吃饺子,不如说喜欢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的感觉,喜欢那种幸福而又有点仪式感的沟通方式。冬至这天,一家人各自分工。父亲负责搬白菜,去掉外面干掉的叶子,顺便也剥了葱。母亲开始把肉切成小块,剁成肉馅,把葱末和肉馅和在一起,倒入香油和酱油,煤火炉上会热上一碗油,烧热了再凉凉,待用。白菜也剁成馅,剁好的白菜馅放到小棉布口袋里,母亲用擀面杖压出多余的汁水,然后倒入盆里和肉馅拌在一起,倒入凉好的油,再放入母亲用于热锅焯出的花椒大料压成的粉,这是自制的五香粉,味道非常香。

母亲负责揪剂子擀皮,父亲、哥哥还有我负责包,妹妹负责烧水兼围着桌子跑来跑去捣乱。一家人围在桌子周围,认真地包着饺子,父母你一句我一句讲着我们小时候的事,讲着他们年轻时的趣事。包好的饺子整齐地摆在筛子上,胖嘟嘟的,既好看又馋人。灯光在头顶暖暖地照着,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,我们都笑着,笑着。这一刻,所有的温情都化成了馅,幸福地包在小小的饺子里,那味道浓郁得在心里化不开。

后来,我们兄妹几个因为工作关系居住在不同的城市,不能经常相聚,每次探望父母,一家人团聚总会包顿白菜馅的饺子。不过,变成了嫂子、妻子和妹妹张罗。嫂子手巧,除了包饺子,一会儿就鼓捣出一桌子丰盛的炒菜。我和哥哥陪着父母说话,孩子们跑着嬉闹。时光仿佛回转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那饺子在锅里漂浮,如同幸福的音符,在心里升腾出一首温情的歌。

漫忆

## 味蕾记忆暖心扉

□李仙云

节气是天然赐予的自然规律,阴极盛的冬至,也是“一阳生”的开始。这样的节日恰是前尘往事不断涌上心头之时。

记得儿时,每到冬至,母亲就开始忙乎着给我们包饺子。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,红、白萝卜加豆腐的素馅饺子,也能让母亲做成“舌尖上的美味”。北方的一九、二九,是冷得不出手的,连哈出的气都呈白雾状。母亲和姐姐坐在烧得热乎乎的炕上,指尖轻柔包裹间,一个个精致而诱人的饺子就放置于筛帘上。

童年的我,总喜欢缠着母亲,一遍遍问为啥要在冬至吃饺子。姐姐把课本上的知识讲给我听,我便把冬至这个习俗,还有味蕾上的暖情,深深记到了心里。

我上高一的那年冬至,上午最后一节课,老师走到我身旁,轻轻一勾“楼下有人找你”。下课后,我出教室,看到楼下手握饭盒的父亲,我顷刻像只快乐的鸟儿,脚踏云般飞奔下楼。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,父亲立刻跑过来疼惜道:“都多大了,还毛毛糙糙。今天冬至,爸知道你学校里吃不好,给你送来你最爱吃的羊肉饺子。”我二话不说,揭开饭盒,“五爪龙”直接上去,一口气就吃了好几只,嘴里含糊不清道:“爸,好吃……”那天冷风刺骨,吃着温热的饺子,我突然就想到一句话“包的是情,吃的是爱”。父亲离开校园的背影,至今都历历在目柔柔在心,只是忆起就鼻子发酸,眼中闪烁着晶莹。

多年后,当我们一家人从北方迁至江南,我们冬至的习俗也开始“入乡随俗”。从小在江南长大的儿子,似乎对面食少了我们这代人的“眷恋”,当我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置于饭桌,他眉头轻蹙:“妈,冬至就不能不吃饺子吗?”我只好借用俗话说服他,这叫“捏冻耳朵”,是祖辈传下来的,冬至吃了,一年都不会冻耳朵呢!于是,年年受冻耳朵之苦的儿子,便二话不说,有滋有味地吃起了冬至饺子。

荆方在《舌染红尘》一书中说,在我们的一生中,每一次吃过的味道,就像录下的磁带,由味蕾转存至脑海。不管过去多久,当味蕾再一次触碰到这个味道,大脑立刻翻出当年的存储,那段味道所记忆的所有情感,一股脑地翻涌而至,随着味蕾的感受占领你的思维。冬至,那由味蕾储存的对美食的记忆,也让那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,一直像寒冬一股暖流,温暖着我的心扉和对亲人的缅怀与思念。

味道

## 以爱为馅皆美味

□张文艳

冬至到了,包啥馅的饺子呢?

父亲最喜欢白菜大肉的。用他的话说,白菜不如白菜,白菜清谈可口,干燥寒冷的冬天吃白菜,就两个字——水灵。

母亲最爱吃酸菜大肉的。酸菜是北方人冬天的美味。捞上一棵自己腌制的酸菜,耐心地剁碎了,挑选稍肥一点的肉剁成馅,用肥肉的油把酸菜滋润得滑腻酸爽。

老公喜欢吃羊肉萝卜的。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洗净,用开水焯好剁碎,配上新鲜的羔羊肉,再加上葱、姜、老抽、香油,那味道不是一般美。更重要的是冬天吃羊肉萝卜,大补。

女儿喜欢三鲜馅的。韭菜鸡蛋配虾仁,那味道不是一个鲜字能概括的;绿韭菜黄鸡蛋红虾仁,那色相不是一个美字能说清的。

我喜欢吃芹菜大肉的。鲜嫩的芹菜青青翠翠,绿得可人,配上五花肉馅,咬上一口,芹菜独特的味道立即可满足你所有的味蕾。

这些常见的口味,人们大都配之以美好吉利的谐音,芹菜寓意发财,酸菜寓意算财,白菜是百财,韭菜则是久财之意,无论哪种馅,怎么吃都开心。那弥漫在厨房里独有的香味,是家乡的味道,是亲情环绕的味道,想想都觉得幸福极了。

西红柿鸡蛋饺子不知你吃过没有,咬开又白又劲道的皮儿,红的红,黄的黄,怎么看都像一朵盛开的花,还怎能忍心吃下去?可是那鲜嫩诱人的香味,又让你欲罢不能,干脆就直接一整个放到嘴里,在嘴里慢慢体会,慢慢品味。

还有槐花鸡蛋、荠菜大肉,这两样食材需要早作准备。在荠菜发芽的三月,在槐花盛开的五月,跑到乡间,采一棵棵新发芽的荠菜,摘一朵朵盛开的槐花,回到家清洗干净,或冷冻或晒干,仔细地收藏好。用半年的心思准备一盘冬至的饺子,想想那味道该是多么醇厚与众不同。

忙碌了一天的人们,下班后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家中,家人捧出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,几个人围成一桌,饺子汤散发的热气把整个房间都氤氲得带着浓浓的香味,咬一口韧劲十足的饺子皮,烫得张着嘴哈哈叫,饺子在嘴里翻滚着,没嚼几下就囫圇咽下去,这时候,冬至的饺子就只有“爱”这一种馅。